

〔法〕安德烈·莫洛亚著

巴尔扎克传



作者像



一八四二年的奥诺
德·巴尔扎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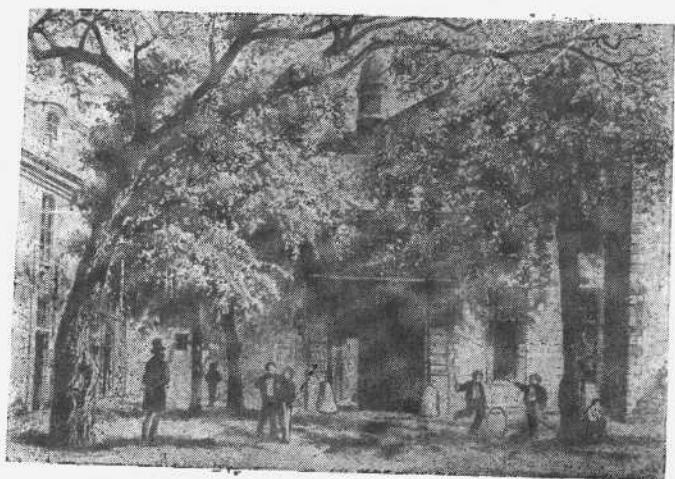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
父亲贝尔纳·弗朗索瓦·巴尔
扎克

(1745—1829)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的母亲洛尔·巴尔扎克
(1778—18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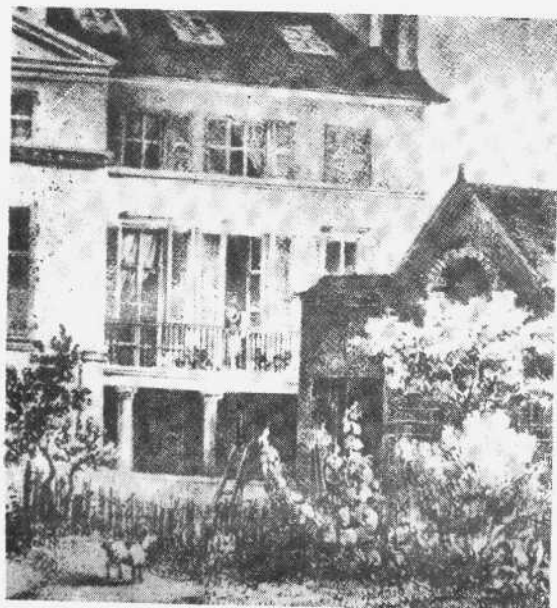


旺多姆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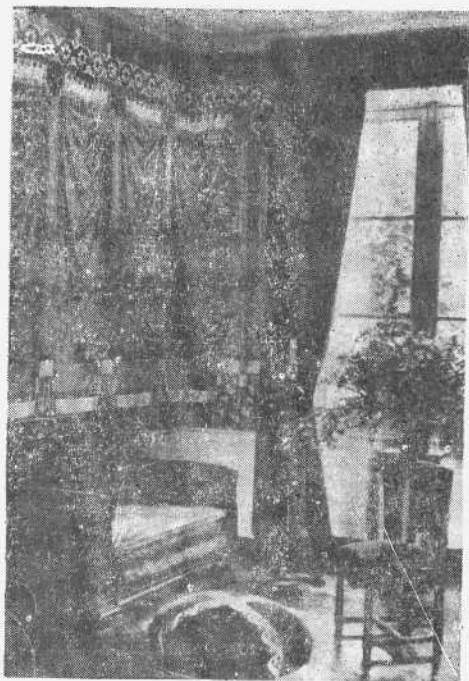


巴尔扎克在帕西的住所（今巴黎“巴尔扎克纪念馆”所在地）



巴尔扎克在卡西尼街的住所

巴尔扎克在卡西尼
街的寓所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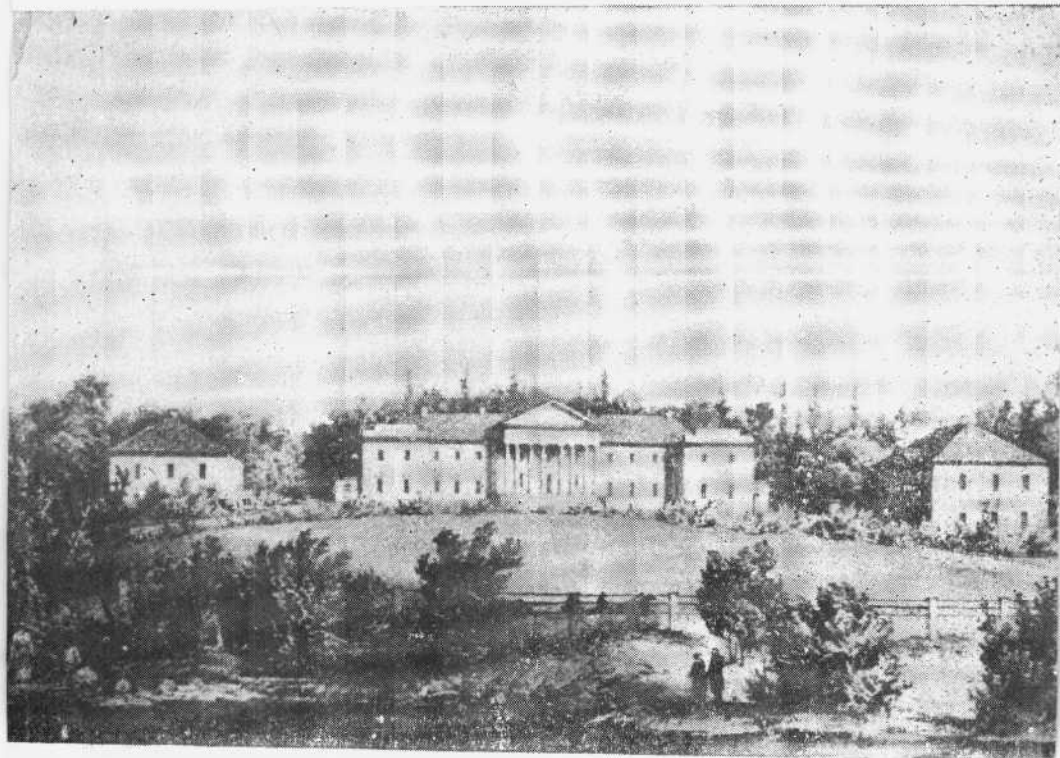


贝尔尼夫人像





韩斯卡夫人像
(1835年达芬热绘于维也纳)



韩斯卡夫人在乌克兰的庄园



巴尔扎克遗容
(欧仁·吉罗绘)

译本序

波德莱尔说得不错，巴尔扎克是《人间喜剧》诸多人物中“最奇特、最有趣、最浪漫、也最富有诗意的一个”。如果巴尔扎克把自己的一生写成小说，想必是《人间喜剧》中最可惊可叹的一部。然而，尽管《人间喜剧》中到处有巴尔扎克的影子，作家毕竟不曾为自己立传。这项饶有趣味的工作，在一个世纪以后，由著名的传记文学家安德烈·莫洛亚完成了。

由莫洛亚为巴尔扎克作传，也许比大小说家本人执笔更为理想。“上帝能够创造一切，却不能创造另一个上帝；天才能够再现一切，却不能再现天才。”^①巴尔扎克成功地塑造了成千个形象，却不一定能塑造好自己。他呕心沥血写作的《路易·朗贝尔》——《人间喜剧》中惟一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并不怎么受读者欢迎，莫洛亚的《巴尔扎克传》倒取得了完满的成功。在前一部作品里，巴尔扎克试图将拥塞在天才头脑里的奇思妙想倾盆大雨般向读者浇去，任何读者都消受不了这么一盆浓汤；莫洛亚则不慌不忙，带领读者沿着巴尔扎克走过的道路徐徐前进，和巴尔扎克一起研究社会，认识人生，和他一起熬过不眠之夜，一起躲避债主的追逐，分担他失败的忧苦，共享他成功的喜悦，……于是，一个五短三粗、目光炯炯，既荒唐又深刻、既平凡又伟大的巴尔扎克便血肉丰满地站立了起来，亲切地活在读者的心里。

^① 安德烈·莫洛亚：《巴尔扎克传》，见本书第229页。

安德烈·莫洛亚 (André Maurois, 1885-1967) 很小就显示了出众的文学才能, 他的语文老师早就断言他将成为作家。但他以优异成绩从中学毕业后, 却接受阿兰^①的劝告, 进了父亲的呢绒工厂。阿兰不愿意莫洛亚成为《幻灭》中的吕西安, 而希望他通过社会实践写出二十世纪的《人间喜剧》。莫洛亚年近四十才发表第一部小说《勃朗布尔上校的沉默》, 一炮打响, 此后四十余年, 笔耕不辍, 结集出版的作品竟达八十五种之多, 总字数不在《人间喜剧》之下。莫洛亚是一位有多方面才能的作家, 无论何种文学体裁: 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随笔、游记、文学评论、传记, 乃至史学, 他驾驭起来都得心应手, 挥洒自如。他的短篇小说构思奇巧, 极富魅力, 特别是小说的结尾, 往往别出心裁, 难以逆料, 不亚于“欧·亨利式的结尾”^②。有人赞他是“莫泊桑后第一人”, 看来并非过誉。他的长篇小说《氛围》(1928) 被视为法国现代文学的珠玑之作。他写过大量文学评论, 均有独到的见解。但真正体现其独创精神, 使之蜚声文坛的, 是他的传记文学。

莫洛亚的传记作品兼有史学和文学的双重优点: 作为史家, 他崇尚严谨的科学态度, 要求详尽地占有材料, 尊重事实, 一切以历史档案、信函、日记、回忆录为凭, 不容许有任何穿凿附会之处; 作为小说家, 他善于从纷繁芜杂的资料中, 剔粗取精, 提炼出人物成长的思想脉络, 发掘出足以反映性格特征的素材, 捕捉住富有情趣或戏剧性的细节。所以他的传记作品虽来自大量枯

① 阿兰 即爱弥儿·夏基埃 (Emile Chartier, 1868—1951), 法国学者, 随笔作家, 著名的哲学教授, 莫洛亚的中学老师, 对莫洛亚的成长曾产生重大影响。

② 欧·亨利 (O. Henry, 1862—1910), 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 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 其小说的结尾经常出人意料, 显示了惊人的独创性, 被称为“欧·亨利式的结尾”。

燥乏味的档案材料，却既有感人的情节，又有生动的形象塑造，读来如小说般引人入胜，只是没有小说的虚构成分。长时期以来，在批评家们眼中，传记应隶属学术领域，算不上是文学作品，因为传记作品的材料是现成的，无需创造。莫洛亚却认为：“以为缺乏想象力的人才去写传记，真是大谬不然，……如果去追溯巴尔扎克小说的来源，那么连最细微的情节也都有迹可寻。不过这源泉并非来自书本，而是撷自生活，传记反之，差别就在这一点上。”^①莫洛亚自谓写《氛围》所花费的小说家的匠心，与他写传记所花费的传记家的匠心，并无太大不同，“只是作为小说家，行文更自由，我可以用两三个原型塑造一个人物，不受史实限制……”^②可见，要把传记写成文学，其实比写小说更加不易。莫洛亚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大大提高了传记作品的文学地位，使之成为一种正式的文学体裁。法国文学史上，传记文学的成就，至今尚无出其右者。

莫洛亚一生所写的传记文学作品共十四部^③，《巴尔扎克传》是最后一部，于一九六五年出版。当时莫洛亚已是八十高龄的老者^④，然笔锋犹健，才华不减当年，且资料之翔实，技巧之圆熟，已达登峰造极的境界，所以不少人把这部传记视为莫洛亚传

①② 莫洛亚：《文学生涯六十年》。

③ 这十四部传记包括：《雪莱传》（1923）、《迪斯雷利传》（1927）、《拜伦传》（1930）、《利奥泰传》（1931）、《屠格涅夫传》（1931）、《伏尔泰传》（1932）、《夏多布里昂传》（1938）、《追寻普鲁斯特》（1949）、《乔治桑传》（1952）、《雨果传》（1954）、《三仲马》（1957）、《弗莱明爵士传》（1959）、《拉法耶特夫人传》（1961）和《巴尔扎克传》（1965）。

④ 据说莫洛亚之所以迟迟未写《巴尔扎克传》是出于对巴尔扎克研究权威布特隆的尊重。布特隆毕生从事巴尔扎克研究，自然最有资格写这部传记，可惜他直至去世尚未进行这一工作，他所积累的丰富资料，对莫洛亚有极大帮助。

记文学的冠冕之作。

莫洛亚所写传记的最大特点，是真实地再现伟人的本来面目，丝毫不回避伟人的渺小之处。他乐于“显示伟人的力量和弱点”，写出“他之所以能完成伟大的事业，是因为他的力量克服了自身的弱点”。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人们习惯于把死去的英雄或伟人奉为圣贤，讳言他们的弱点或过失，惟恐有损他们的光辉形象。也许是出于同样的心理，优秀人物活着的时候很少能得到承认，人们往往指责他们的缺点而无视他们的功绩。在莫洛亚看来，伟人也是人，他们在凡人的世界中出生、成长，和凡人一样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并不总那么“伟大”，更谈不上完美，他们也干蠢事，有时还显得可笑和渺小，然而他们却成就了凡人连想也不敢想的业绩。莫洛亚认为传记家的乐趣，恰恰在于“显示从貌似平庸的人生里，怎样迸发出超凡入圣的业绩来”。

巴尔扎克无疑是莫洛亚由衷敬佩的作家，^①他将《巴尔扎克传》题为《普罗米修斯或巴尔扎克的一生》，以希腊神话中巨人普罗米修斯的传说^②，来譬喻巴尔扎克创作《人间喜剧》的伟绩，可见对巴尔扎克评价之高。但这并不妨碍他以批评的口吻谈及巴尔扎克的某些行为。描写伟人平庸的一面而不损及其伟大，揭露他的弱点、过失，反倒令人倍感亲切，这正是莫洛亚技高一筹的地方。显然，仅靠史学家的精确和小说家的生花妙笔是做不到这一点的。那么，莫洛亚的奥秘是什么？用他自己的词汇表达，就是“参与”。通过参与达到理解和学习。

我在《巴尔扎克传》里，想让读者看到巴尔扎克的家庭、图尔城、旺多姆学校，悉如巴尔扎克小时候看到的那样。之后，我们跟他一

① 莫洛亚在《文学生涯六十年》中谈到，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首推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普鲁斯特。

② 传说普罗米修斯用泥土造人，并为人类盗取天火。

起认识人生、女人、爱情、破产、贫困和作家的荣耀。让读者有时感到自己就在巴尔扎克的文学作坊里，跟他一样充满回忆，经过声光化电的熔铸，拿出一部《高老头》或一篇《夏娃的女儿》。如果我写得成功，读者得以参与一点巴尔扎克的生活与创作，那我就得分，算做了一桩有用的事。因为，跟伟人一起生活，了解伟人，崇拜伟人，是大有裨益的。^①

这种参与的态度，对正确理解和真实再现伟人的面貌至关重要。干大事业的人常有些为世人所不容的短处，有时这短处恰与他们的伟大相辅相成。《绝对之探求》中的克拉埃为了探求“绝对”，不惜倾家荡产，使妻子儿女陷入贫困。按世俗的观念，他自然是个坏丈夫、坏父亲。然而在科学领域他却是个伟人，如果他的试验成功，必将造福于人类。巴尔扎克通过克拉埃夫人之口说道：“你们的美德，不同于凡夫俗子的美德；你们属于世界，不能属于一个女人或一个家庭，你们像大树一样吸干了你们周围土地的水分……”^②这句话是否也有作家为自己譬解的成分呢？巴尔扎克的一家，他的亲友和恋人，几乎都为他作过大大小小的奉献，而谁也没有从他的文学成就中获得任何好处，他的成就是属于全世界的。这位大作家在生活中确有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方，他轻率、荒唐、异想天开，所有的实际事务都被他搅得一团糟……但是，他若是个精明强干的实业家或规行矩步的谦谦君子，也许就写不出《人间喜剧》了。没有他那种如火如荼的欲望，没有那些失败的痛苦经历，他怎能对这尔虞我诈的社会有如此深刻的了解，怎能对破产、负债有这等真切的感受，怎能将这个社会中无情的竞争写得这样有声有色，又怎能将二、三千个人物刻画得千姿百态、栩栩如生……？莫洛亚以善意的嘲讽口吻

① 莫洛亚：《文学生涯六十年》。

② 巴尔扎克，《绝对之探求》。

写道：“他想出的主意满含黄金，他经营失败的所有企业几乎都使别人发了财，不仅铸字厂、地皮买卖、包括再版古典文学作品以及香水推销广告等，无不如此。惟有在他自己创造的世界里他才是主宰一切的上帝。每当他陷入困境或遇到自己无法对付的厄运，他便溜之大吉，一头钻进文学创作之中，到了那个世界里，他最惨痛的失败便将成为最佳创作题材……”^①就这样，莫洛亚在引导读者参与巴尔扎克的生活时，也就帮助读者全面理解了巴尔扎克的弱点、过失和伟大。

人们常常责备巴尔扎克的保王派立场和对宗教的宣扬。莫洛亚是如何理解这一点的呢？他引用了阿兰的一句精彩论断：“他虽然拥护王权和宗教，但是对这两者都不相信。”^②莫洛亚的解释是：“从信仰的绝对意义上讲，他对两者都不相信，但是他相信它们的实用价值。”^③多么中肯，多么切合实际的分析！不管巴尔扎克宣称自己“在王权和宗教这两种永恒真理的照耀下写作”显得多么不合潮流，却绝无主张历史倒退的用意。在巴尔扎克看来，经历了一七八九年革命的法国社会需要的是稳定，而任何一种形式的集权政治此时都比议会民主更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法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恰好证明了他的观点不无道理。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新旧交替时期，在旧秩序已被破坏，新秩序尚待建立和巩固的时刻，代议制民主显得如此软弱无力，以致不得不让拿破仑一世的帝国来巩固资产阶级的胜利，让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来保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足发展。巴尔扎克只是从他的历史观出发来判断政治，从未直接卷入党派间的利害之争。严格说来他并不是保王党中的一员，他主张君主制却对保王党人并无好感。他反对共和却对为理想献身的共和

① 参阅本书第345页。

②③ 参阅本书第491页。

党人满怀敬意。同样，他相信宗教对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心里却比谁都清楚“天主教教义是一套自欺欺人的假话”。在某些作品中，他对宗教的描写完全可以与反宗教、反教权的斯丹达尔媲美。可是，除了宗教，还有什么手段可以约束恶的发展，阻止人类滑向堕落呢？“要全民族都去研究康德是不可能的，对民众说来，信仰和习俗比研究和论证更有实际意义。”^①

对于巴尔扎克那些芜杂的哲学思想，莫洛亚同样表现了令人赞叹的宽容和理解的态度。不错，巴尔扎克对神秘学说兴趣很浓，对面相学、骨相学颇为迷信，他甚至求助于催眠师、巫师……可是莫洛亚从天才的思想中发现了大量智慧的火花。他无限感慨地指出巴尔扎克的许多思想“走在了科学之前一个世纪”。人们当时以为纯属异想天开的设想，一百年后也许会被科学所证实。例如关于宇宙的“统一性”的认识，关于“宇宙万物中重要的奥秘存在于无穷小的物质成分之中”的见解，对世界本原（即所谓“绝对”）的探求……他不无根据地意识到物质与精神是同一实体的两个方面，意识到精神与物质的相互作用，他确信思想是一种物质的运动并能对肉体产生物质的影响，他从宇宙万物中看到了受物质世界客观规律所制约的运动以及支配人的生命力的内在力量……这些，显然都在一步步为科学所证实。

巴尔扎克属于那种思维能力超常发展的天才，他广博的知识和超级的感悟力，使他对一切都产生兴趣，从最概括、最抽象的哲学，到最琐碎、最具体的夫妻纠纷。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各个门类他都涉猎到了。他在作品中准确无误地使用各门学科的专业词汇，内行地谈论技术上的细节，他对音乐的精辟见解能使乔治·桑大吃一惊……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成为任何一门学

^① 见本书第493页。

科的专家，然而他却不曾全力以赴从事任何学科的研究。他因为想要理解一切而不可能深入到任何一个门类，于是他成为一位前无古人的小说家，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家。莫洛亚说得多么好：“这个帝国疆域如此辽阔，在这片疆土之上，智慧的太阳永不落。”^①

莫洛亚不想神化天才，把伟人写得高不可攀有什么好处呢？徒然让人们感到自己更渺小，更无存在的价值。而他的愿望却是要“给人以自信”^②，让人们从伟人的生平中吸取力量。他的乐趣是记述天才所走过的坎坷道路，描写天才在创作上的艰苦摸索；那些呕心沥血写出来却受到冷遇的作品，那些经过十数次修改、涂得面目全非的校样，那些在同行的嫉妒和社会偏见压力下的苦苦挣扎……总之，他要说明天才比起旁人并没有什么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只不过具有更大的勇气，更坚定的信念和百折不挠的毅力。

巴尔扎克一生都在进行普罗米修斯式的拼搏，他给自己定下了凡人所不敢指望的目标。他在二十年中也许消耗了正常人五十年的生命，“房屋造毕，死神来临”。到他接近终点时，他和那位马拉松的长跑者一样，已经奄奄一息地倒下了。莫洛亚不惜笔墨，对巴尔扎克之死作了详尽的、饱含悲壮意味的描绘。巴尔扎克为人类留下了一座辉煌的永久性建筑，可是他的葬礼没有任何隆重的排场，棺槨上没有任何醒目的头衔。“他的王国不在这个世界上。”一些必朽无疑的人占据着“不朽者”的座位，真正的不朽者却难以获得同代人的认可。^③“所有高大的建筑都投下

① 莫洛亚：《巴尔扎克传》，见本书第488页。

② 莫洛亚：《文学生涯六十年》。

③ 法兰西学院的院士被称为“不朽者”，巴尔扎克尽管卓有成就，却因负债一直未能为法兰西学院所接纳。